

摘要

本研究旨在從俄國學者 Mikhail Bakhtin (1895-1975) 狂歡節語言與身體論述的觀點探討「抵抗如何可能？」的問題，並且以台灣當代女性主義小說家李昂於 1999 年出版的《自傳の小説》為主要的案例，重新思索和說明語言／意義的民主化 (democratization) 意涵與可能性。

有別於過去論述分析雖然言明語言／意義與政治社會之間並非單向的因果關係，而是相互影響、建構的辯證關係，但在實際進行案例分析時，卻較少著墨於語言如何「由下而上地」對象徵秩序進行意義的顛覆，本研究以 Bakhtin 對狂歡節語言與身體論述的說明，依序對抵抗的意涵、抵抗的可能性以及抵抗如何在文本中呈現，提出理論性的再詮釋。本研究發現，Bakhtin 對於抵抗的想像，乃是一種在傳播／溝通與對話中，藉由特定語言形式而動員的意識形態鬥爭。積極而言，抵抗旨在透過言說主體的表述建構自己的意義系統；消極而言，抵抗至少具有解構他人意義系統的政治意圖。

然而，由於 Bakhtin 在狂歡節研究中，並未確實回應他企圖探討的「抵抗如何可能？」的問題。因此，本研究融入 Laclau 與 Mouffe 的「接合實踐」、Butler 的「論述行動」與「身體展演」，從「形式層面」推敲 Bakhtin 在「眾聲喧嘩」對話模式中所暗示的政治機會，並對「抵抗如何可能？」提出具體的政治方案，包括：眾聲喧嘩的文本空間、對話與敵對關係中的再意義化、諧擬的身體展演、策略性的本質主義。本研究並且藉由對李昂情慾書寫中的抵抗策略進行「書寫形式的意識形態分析」，具體說明「抵抗如何可能？」的理論／概念架構。

本研究發現，李昂的情慾書寫呈現出「歷史書寫的性別化」與「性別論述的狂歡化」這兩個主要的特性。藉此，李昂一方面揭露了父權意識形態的意義生產邏輯，另一方面也藉由批判父權意識形態建構另類的意義系統或敵對／反對論述。從這點回過頭來再詮釋「抵抗如何可能？」的問題，本研究認為抵抗的可能

性可說是在眾聲喧嘩或「弱敘事性」的文本空間中，藉由「接合實踐」動員由下而上的「論述行動」，並以「策略性的本質主義」此一政治方案建構霸權化論述的意識形態鬥爭過程；而「身體論述」所誇大展演出的敵對關係，則是最具渲染力也最為具體的例說。

關鍵詞：Bakhtin、李昂、狂歡節、抵抗、情慾書寫、策略性的本質主義